

# 周法高先生中古音體系論略

張玉來\*

## 【提要】

著名語言學家周法高先生(1915~1994)一生致力於中國語言學的研究，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語法學、古籍整理訓釋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玄應反切考〉、〈廣韻重紐的研究〉、〈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梵文 t, d 的對音〉、〈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說平仄〉、〈論中古漢語的音位〉、〈論切韻音〉、《玄應反切系統之再檢討》、〈玄應反切再論〉、〈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等論文構成了周先生的漢語中古音系統。周先生的中古音研究系統是上世紀最具代表性的體系之一。

**關鍵詞：**周法高 中古音 體系 重紐

---

\*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以《切韻》音系為核心的中古漢語語音系統是漢語語音史研究的樞紐音系，它上承先秦兩漢的上古音，下聯晚唐以來的近代音。自《切韻》問世以來，研究《切韻》音系的論著不勝枚舉。先是有唐人的各種增修或刊謬本傳世，後有晚唐到宋代的等韻圖分析（《韻鏡》、《七音略》等）；至清代，還有人編訂了幾種關於《切韻》的韻圖，如江永的《四聲切韻表》、梁僧寶的《切韻求蒙》，清人研究《切韻》的集大成的著作是陳澧的《切韻考》。然而，這綿延千餘年的研究都是在語音的類別上兜圈子，並沒有真正研究清楚中古時代的語音面貌，更沒有構擬出中古漢語的音值系統。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問世，高氏才第一次系統地構擬和描寫了《切韻》的音值，勾勒出了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基本結構面貌，開創了漢語語音史研究的新路徑。嗣後，中古漢語語音的研究勃興，成績蔚為大觀，湧現了一大批學者，如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王力、黃淬伯、陸志韋、周法高、李榮、邵榮芬等名家。在這些名家中，周法高先生無疑是一位佼佼者，成就非常突出，是上世紀中古音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周先生從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昆明）撰寫碩士學位論文——《玄應音研究》開始，就醉心中古漢語語音的研究。在周先生六十多年的學術歷程中，他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古音研究的學術論文。今將這些論文的篇目列舉如下：

- 〈玄應反切考〉（1948）
- 〈從玄應音義考察唐初的語音〉（1948）
- 〈廣韻重紐的研究〉（1948）
- 〈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1948）
- 〈梵文 t, d 的對音〉（1948）
- 〈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1948）
- 〈說平仄〉（1948）
- 〈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1952）
- 〈論中古漢語的音位〉（1954）
- 〈論切韻音〉（1968）

- 〈玄應反切字表〉（1968）  
《漢字古今音彙》（1979）  
〈玄應反切再論〉（1984）  
〈讀《切韻研究》〉（1984）  
〈讀《韻鏡研究》〉（1984）  
〈玄應反切系統之再檢討〉（1986）  
〈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1989）  
〈讀《韻鏡中韻圖之構成原理》〉（1991）

從以上論文發表的年份，我們不難看出，中古音研究幾乎貫穿了周先生的整個學術歷程，并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屬於開創期。這一時期周先生用力甚勤，分析的材料眾多，初步形成了自己中古音研究體系，以〈玄應反切考〉為代表；第二階段是六十年末的總結期，周先生系統構擬了自己的中古音體系，以〈論切韻音〉為代表；第三階段是八十年代的修正補充期，以〈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為代表，主要修正了關於重紐的看法。

周先生發表的這些論文構成了周先生的漢語中古音系統。周先生的中古音系統是上世紀最具代表性的體系之一。

## 二

周先生的中古音體系的構成，可以概括為依據三種歷史材料、兩個切入點、堅持一種基本觀念三個方面。

### （一）三種歷史材料

周先生的中古音研究是建立在堅實材料分析基礎之上的，不是鑿空之論。周先生系統分析的材料主要有三種：《切韻》、玄應反切、梵漢對音。當然，除了這些材料外，周先生也參照過方言、域外譯音、韻文等，但這些材料不是周先生著力研究的，大多僅引用證明。

#### 1. 《切韻》（《廣韻》）

《切韻》（《廣韻》）的語音史的價值和地位毋庸置疑，不研究《切韻》

無以言中古音。周先生雖然沒有系統的論著分析《切韻》的反切系統，但是《廣韻重紐的研究》、《論切韻音》都是以《廣韻》為依據的，周先生毫無疑問對《廣韻》作過十分深入的研究。

## 2. 玄應反切

玄應是唐初高僧，系玄奘門人，精通字學，為玄奘譯經正字，其著《一切經音義》，仿陸德明《經典釋文》體例，摘取佛經中難懂的詞語先注音後釋義，書成於 661 年前後，共 25 卷，計收佛典 454 部，世稱《眾經音義》或《玄應音義》。《玄應音義》為漢字注音多用反切，其反切系統是唐初語音的最重要記錄，是一份研究唐初語音的重要史料。

周先生從撰寫碩士學位論文——〈玄應音研究〉開始，針對《玄應音義》裏的反切作了持續六十年的研究。〈玄應反切考〉（1948）考察了玄應的生平、著述、音切的來源，並比較了與《慧琳音義》反切的異同。周先生運用系聯法，排比了玄應音的聲母、韻母類別。周先生發現，就聲類言，與《切韻》大同，甚至從邪、審禪這類有分歧的聲母，玄應音也與《切韻》一致；就韻母而言，與《切韻》大同小異，主要表現在《切韻》分而玄應音不分的幾個韻系，如二等韻的咸與銜、庚二與耕，三等韻的脂與之、尤與幽等。此後，周先生先後撰寫了〈從玄應音義考察唐初的語音〉（1948）、《玄應反切字表》（1968）、〈玄應反切再論〉（1984）、〈玄應反切系統之再檢討〉（1986）等論著。這些論著進一步分析了玄應反切的性質和價值，並為其製作了音節表。

## 3. 梵漢對音

梵文是拼音文字，中古時代的僧人漢譯佛典需對音時要選取與梵文音節相近的漢字，這樣漢字就有了近似的音值可以考察。這些梵漢對音材料就成了我們研究中古音類別和構擬音值的重要依據。周先生深受羅先生的影響，對梵漢對音有深入的瞭解。〈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一文，根據玄奘等的對音系統，推定《切韻》的魚韻是開口，擬作 io、o（較開）。虞韻跟模韻相近，是 iwo、o（較關）的區別，糾正了高本漢、馬丁等人的說法。〈梵文 t、d 的對音〉同樣利用梵漢對音，補充論證了羅常培先生〈知徹澄娘音值考〉的結論，推定知組字的聲母為舌上塞音 t、t<sup>h</sup>等。

## (二) 兩個切入點

「重紐」現象是《切韻》系韻書及中古許多語音史料表現出來的語音對立現象，就《廣韻》而言，在支、脂、祭、真（諄）、仙、宵、侵、鹽等三等韻系的唇音、牙喉音聲母後有兩組對立的音節。早期韻圖將其中一組置於三等格，另一組置於四等格，即所謂重三、重四音節，如支韻幫母下有「卑（府移切）」和「陂（彼爲切）」兩個音節對立，前者在四等格，後者在三等格。從清代江永、陳澧輩分析《廣韻》的時候就注意了這種對立的現象。上世紀開始，許多學人試圖破解這一對立的實質。有的主張這種對立是《切韻》作者的誤置，無語音區別；有的主張，這種對立具有系統性特點，應該是某種語音性的區別。

周先生從四十年代開始研究「重紐」問題，早期的論文〈《廣韻》重紐的研究〉中，系統分析了《廣韻》的重紐韻母的分佈和對立類型，並引證玄應音義，肯定了重紐是語音性的區別對立。周先生在文中發現，重紐三等（B類）和重紐四等（A類）唇音字不互相用作反切上字，A類與B類的不同是主要元音的不同（韻腹），A類元音較關（高），B類元音較開（低），並依據朝鮮譯音、廈門、汕頭的方言等材料予以立證。到了六十年代的《論切韻音》，周先生仍主張元音區別說。八十年代，周先生發表《玄應反切系統之再檢討》（1986）和《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1989），提出A類聲母齶化，B類聲母不齶化，即p（B類）與pj（A類）的區別，主張重紐是聲母的區別，「卑」爲pjie，「陂」爲pie。

重紐問題涉及對《切韻》音系性質的認識態度，承認重紐的語音區別，就意味著《切韻》是一個嚴密的音系，是有實體音系對應的；否認重紐爲語音性區別，常常推導出《切韻》是雜置的音系，沒有實體音系對應。周先生的重紐說，無疑是他主張《切韻》是時音說的體現。

內外轉是早期韻圖（《韻鏡》、《七音略》）每一圖的表首所給出的顯著的標注，如《韻鏡》第一張圖標爲「內轉第一開」。傳統上認爲這一範疇是解讀韻圖與韻書反切矛盾的門法，以有無獨立二等韻爲解。羅常培先生（1933）發表〈釋內外轉〉一文，主張內外轉表現的是韻攝間韻腹的元音高低的不同，內轉的韻攝韻腹元音的舌位較高，外轉的韻攝韻腹元音的舌位較低。羅先生的說法，學界自來疑信參半。周先生繼承了羅先生的學說，並做了進一步闡發。他認爲，內外轉是韻攝間的對比，並做成下表：

表一 周法高內外轉之對立

內轉	ə, o 類 高	止	遇	流	臻	通	曾	深
外轉	a 類 低	蟹	果假	效	山	江	宕梗	咸

周先生利用廣州方言的長短對立，證明了羅先生的說法是成立的，也就意味著，內外轉是有真實語音區別存在的。周先生的中古音體系遵循著這一基本原則，將內外作為一項重大的語音條件來劃分和構擬《切韻》的韻母體系。

稍有不足的是，周先生遵循羅先生的內七外九的分法，但沒有解釋果、宕歸外轉的依據，也沒有解釋「遇：果假」，「曾：宕梗」這種一對多的情況。實際上，既然把內外轉設想為韻攝間的對比，就可以推想，內外並不見得都是對比元音高低的，也許也含有元音前後的對比，果假、宕江就可以用前 a/後 a 來解釋。遇攝和通攝系極高元音無需對比，可以不設對比攝。

筆者對內外轉關注有年，受周先生學說的啓發，曾發表〈再釋內外轉並論及早期韻圖的性質〉（2005）對羅、周兩先生的觀點予以補正，並重新分佈了韻攝的對比格局：

表二 張玉來內外轉之對立

韻尾	-i/-ø	-ø		-m/-p	-u	-n/-t	-ŋ/-k		
內轉	止	果	遇	深	流	臻	通	宕	曾
外轉	蟹	假		咸	效	山		梗	江

這樣重新分佈後，與周先生的學說沒有矛盾，無需改變韻圖格局。另外，現代漢語方言中，除了廣州話之外，還有很多方言也有內外轉的語音區別，如江淮官話的方言（安慶、六合等），都可以增強周先生的論證說服力。

### （一）一個觀念

《切韻》是音韻學的樞紐性文獻，如何認識該書音系的性質，常常反映出研究者的音韻學觀念。周先生之前，學界就有單一音系（一時一地說）和綜合音系說（古今方國說）的分歧。周先生先將玄應的反切系統和《切韻》音系作比較，發現兩個音系十分接近，兩個音系的聲母、韻母在分類上都很少差別。據此，周先生認為，沒有證據證明玄應抄襲了陸法言的《切韻》，因為兩個系統的反切用字很少相同，重要的是，玄應反切是為漢字注音的，並非系統的韻書，如果不是有一個自己的音系，很難形成這樣嚴密的音韻體系。職此，周先

生認為，陸法言音系和玄應的注音應該有共同的活的音系作依據，並推定這個音系是七世紀前半段的長安方言。

根據周先生自述：「我的導師是羅常培和丁聲樹先生。我曾經和羅先生因為討論切韻是代表『古今方國之音』的混合，還是代表隋及唐初的長安音，如高本漢所假定的那樣，發生了激烈的辯論。我認為切韻如果不是代表一時一地之音，根本就不能擬音，而他認為縱使不如高本漢所說切韻代表六世紀的長安音，我們也可以加以擬音。另一點是：他要我研究《經典釋文》中的舊音，我認為沒有前途。」<sup>①</sup>這說明，周先生對自己的觀點十分堅持。這種理念的堅持，說明周先生在學術上敢於創新，即使與自己老師的觀點相左，也要堅持探索下去。

周先生晚年修正了長安音說，根據陳寅恪及有關論說，改為六世紀初士大夫階級間流行的讀書音說。周先生說：「根據玄應反切系聯的結果，我發現和《切韻》的系統非常接近，因此我便改變了我原來的主張而附和 high 本漢的主張。1938 年，陳寅恪先生在嶺南學報上發表了〈從史實論切韻〉一文，說明除了顏之推和蕭該是出生在南方而外，其他五人都在河南洛陽附近，因此《切韻》不可能代表長安方音，而可能代表『洛陽舊音』。我因此又修正了我的說法，認為《切韻》代表六世紀初士大夫階級間流行的讀書音。」<sup>②</sup>

周先生關於《切韻》音系的認識雖有變化，但是，《切韻》是一個活的具有口語功能的觀點始終沒變。這個觀點的核心是，六朝到唐初，社會上存在一種普遍流行的共同語音系。這個音系無論是長安音、洛陽音還是讀書音，都是可以操用的。這一觀點賦予了《切韻》的語音史價值，即《切韻》可以作為漢語語音史研究的階段性音系，具有歷史比較的身份和價值。

### 三

根據《論切韻音》等有關論著，周先生的中古音體系可以描述如下：

#### （一）聲母

周先生給《切韻》構擬的聲母系統如下表：

<sup>①</sup> 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 5 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 年，第 194-195 頁。

<sup>②</sup> 同上注，第 196 頁。

表三 周法高中古音聲母表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次濁	全清	全濁	次濁	次濁
唇音	幫 p	滂 p <sup>h</sup>	並 b	明 m					
齒音	端 t	透 t <sup>h</sup>	定 d	泥 n	來 l				
	精 ts	清 ts <sup>h</sup>	從 dz			心 s	邪 z		
齒上音	知 t	徹 t <sup>h</sup>	澄 d <sub>l</sub>	娘 ŋ					
	莊 tʂ	初 tʂ <sup>h</sup>	崇 dz <sub>l</sub>			生 ʂ			
前齶音	章 tʃ	昌 tʃ <sup>h</sup>	船 dz		日 n	書 ʃ	禪 z		
舌根音	見 k	溪 k <sup>h</sup>	群 g	疑 ŋ		曉 x	匣 y		
喉音	影 ʔ							喻雲 j	喻以 0

周先生的聲母系統與其他各家相比，有如下特點：（1）知組聲母擬為舌尖後塞音，與端組（舌尖中）同為塞音。（2）泥娘分立（3）莊組為舌尖後塞擦音（4）匣母與云母分立（5）全濁聲母不送氣（6）《論切韻音》中聲母表未見以母，根據《漢字古今音彙》當為零聲母。

周先生聲母系統的建立，是以《切韻》與玄應反切的系聯為基礎，修正了高本漢系統，借鑒羅常培先生等觀點而成。從音位角度和《切韻》音節分佈看，大多數都可以成立。唯以母似不應為零聲母，因為以母字後來大多數都跟隨次濁聲母演變，目前許多學者主張擬為 j。又，如主張匣母獨立，云母擬為 yj 似更合乎音位互補的原則，也與周先生後來主張重紐為齶化與非齶化的區別相一致。另外，莊組聲母並非只有二等，也有三等的韻母，如果擬為捲舌聲母，在解釋其拼音 i 開頭的韻母時有一定困難，不如擬為舌葉音方便。從音位的角度看，有人主張端知組、匣云母合併，這僅是認識問題，周先生的體系與這些看法不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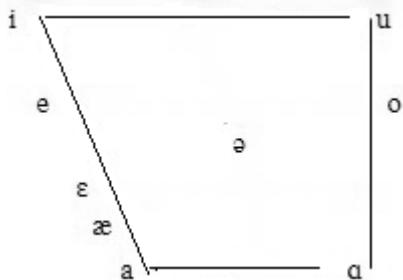
## (二) 韻母

表四 周法高韻母表

外轉				內轉			
攝	呼	等	韻母擬音	攝	呼	等	韻母擬音
果假	開	一等	歌 a	遇	開	一等	
		二等	麻 a			二等	
		三等	戈 ia (B) 麻 ia (B)			三等	
		四等				四等	
	合	一等	戈 ua		一等	模 uo	
		二等	麻 ua		二等		
		三等	戈 iua (B) 麻 iua (B)		三等	魚 io 虞 iuo	
		四等			四等		
蟹	開	一等	泰 ai 哈 əi	止	開	一等	
		二等	夬 ai 佳 æi 皆 ei			二等	
		三等	祭 iai (B) 祭 iæi (A) 廢 iai			三等	支 ie (B) 支 ii (A) 脂 iei (B) 脂 iiii (A) 之 I 微 iəi
		四等	齊 iei			四等	
	合	一等	泰 uai 灰 uəi		一等		
		二等	夬 uai 佳 uæi 皆 uei		二等		
		三等	祭 iuai (B) 祭 iuæi (A) 廢 iuai		三等	支 iue (B) 支 iur (A) 脂 iuei (B) 脂 iurii (A) 微 iuəi	
		四等	齊 iuei		四等		
效	開	一等	豪 au	流	開	一等	侯 əu
		二等	肴 au			二等	
		三等	宵 iau (B) 宵 iæu (A)			三等	幽 ieu (B) 幽 iuu (A) 尤 iəu
		四等	蕭 ieu			四等	
	合	一等			一等		
		二等			二等		
		三等			三等		
		四等			四等		

鹹	開	一等	談 am 覃 əm	深	開	一等	
		二等	銜 am 咸 æm			二等	
		三等	鹽 iam 鹽 iæm (A) 嚴 iam			三等	侵 iem (B) 侵 iim (A)
		四等				四等	
	合	一等			合	一等	
		二等				二等	
		三等	凡 iuam			三等	
		四等	添 iem			四等	
山	開	一等	寒 an	臻	開	一等	痕 ən
		二等	山 an 刪 ən			二等	臻 ien
		三等	仙 ian (B) 仙 iæn (A) 元 ian			三等	真 ien (B) 真 iim (A) 欣 iæn
		四等	先 ien			四等	
	合	一等	桓 uan		合	一等	魂 uən
		二等	山 uan 刪 uæn			二等	
		三等	仙 iuan (B) 仙 iuæn (A) 元 ian			三等	真 iuen (B) 真 ium(A) 文 iuən 諄 ium (A)
		四等	先 iuen			四等	
宕梗	開	一等	唐 an	曾	開	一等	登 əŋ
		二等	庚 aŋ 耕 æŋ			二等	
		三等	庚 iaŋ 清 iæŋ 陽 iaŋ			三等	蒸 ienŋ
		四等	青 ien			四等	
	合	一等	唐 uan		合	一等	
		二等	庚 uaŋ 耕 uæŋ			二等	
		三等	庚 iuaŋ 清 iuæŋ 陽 iuaŋ			三等	
		四等	青 iuen			四等	
江	開	一等		通	開	一等	
		二等	江 oŋ			二等	
		三等				三等	
		四等				四等	
	合	一等			合	一等	東 uŋ 冬 uoŋ
		二等				二等	
		三等				三等	東 iuŋ 鍾 iuoŋ
		四等				四等	

在這個韻母系統里，周先生共用了 10 個元音符號，較之高本漢的體系，元音大為減少，更加符合音位的組織原則。元音符號如下：



我們可以把周先生的韻母體系里的韻頭、韻腹、韻尾配合可表列如下表(表內的「-」表示無介音)：

表五 周法高韻母體系搭配

語音分佈			外轉					內轉					
韻尾	等	呼	介音	a	ɑ	æ	ε	e	ɪ	i	ə	o	u
	一	開口	-		談						覃		
	二	開口	-	銜		咸							
	三	開口	i-	鹽B	嚴凡	鹽A		侵B	侵A				
		合口	iu-										
四	開口	i-				添							
	一	開口	-		寒						痕		
		合口	u-		桓						魂	冬	東
	二	開口	-	山		刪						江	
		合口	u-i	山		刪			臻				
三	開口	i-	仙B	元元	仙A		真B	真A		欣文	鍾	東	
	合口	iu	仙B	元元	仙A 仙A		真B 真B	真A 諄A					
四	開口	i-				先							
η	一	開口	-		唐						登		
		合口	u-		唐								
二	開口	-	庚		耕								
	合口	u-	庚		耕								

	三	開口 合口	i- iu-	庚 庚	陽 陽	清 清		蒸					
	四	開口 合口	i- iu_				青 青						
	一	開口 合口	- u-		泰 泰						哈 灰		
	二	開口 合口	- u-	夬 夬		佳 佳	皆 皆						
	三	開口 合口	i- iu-	祭B 祭B	廢 廢	祭A 祭A		脂B 脂B	脂A 脂A		微 微		
	四	開口 合口	i- iu-			齊 齊							
	一	開口	-	豪							侯		
	二	開口	-		肴								
	三	開口	i-	宵B		宵A		幽B 幽A			尤		
	四	開口	i-				蕭						
∅	一	開口 合口	- u-		歌 戈							模	
	二	開口 合口	- u-	麻 麻									
	三	開口 合口	i- iu-	麻B 麻B	戈A 戈A			支B 支B	支A 支A			魚 虞	
	三	開口	-							之			

周先生的中古韻母系統構擬的特點是：

1. 《切韻》內部的韻系、等、開合、重紐、內外轉等都具有語音價值，擬音里都予以體現了。
2. 兼等韻系，如一／三兼等的東韻系、歌韻系，二／三兼等的麻韻系、庚韻系，其主要元音相同。
3. 重紐對立是韻腹元音的對立，但元音的舌位相差不大。
4. 擬音考慮了音位的系統性，元音不能太多。

5. 後來演變為輕唇音聲母的三等韻系，原來看作是合口，不能正確解釋演變條件，應該考慮是韻腹元音的特征。
6. 開合分韻的幾對韻系，都處理為開合關係。如哈灰、真諄、寒桓、痕魂、欣文、嚴凡。
7. 之韻系擬作 i。
8. 介音有 i-（三、四等開口）、u-（一、二等合口）、iu-（三、四等合口）三種。
9. 內外轉攝的韻母系韻腹高低對立。
10. 將臻韻系看做是二等韻，構擬為 ien，有介音 i-。
11. 四等韻有介音 i-介音，韻腹為 -ε-。
12. 支韻系無-i 韻尾。

周先生的中古音韻母體系的擬音是不斷修正變化的，最早的系統見於《古代漢語音位》（1954），後來《論切韻音》（1968）作了兩點修改：

1. 外轉四等韻原擬為 -e-，《論切韻音》改為 -ie-，並說兩者都有可能。
2. 內轉三等韻的 B 類為 -ε-，A 類為 -e-，《論切韻音》改為 B 類為 -e-，A 類為 -i-，並認為從音位上說，也沒有本質的區別。

如果結合周先生晚年承認重紐是聲母齶化跟不齶化的區別看法，那麼，重紐的韻腹元音對立就可以取消，其元音可以合併。

綜觀周先生的韻母體系，除了重紐可以改為聲母的區別外，有幾點與學界的其他看法不同。一是，許多學者認為四等韻與一等韻類型相同，應該沒有 i-介音，元音相對較高，有擬為 e 者，也有擬為 ε 者。問題是，四等什麼時候產生了 i-介音，產生的機制如何，目前的討論還遠遠不夠。因此，不能說周先生的四等擬音就有問題。二是，臻韻系有三等字，周先生歸入二等似無必要，而且與二等無介音的普遍認識相矛盾。三是，內外轉的內涵似可以修訂，果攝、宕攝與內外不矛盾，臻攝歸內轉本就是韻圖舊有的格局，不必修改臻攝的等類。至於具體到某一個韻系的元音分佈，都屬小節，也難求一致。

周法高先生高足余迺永先生（1993、1995）的體系是在周先生的基礎之上構擬的，綜合了內外轉和重紐的新認識，構擬了七個韻腹元音 i / e / a / ə / a / o / u

和 i/j/u 三個介音的體系，可以看做是周先生中古音體系的發展。

### (三) 聲調

周先生沒有系統地構擬中古時代的四聲調值。在《說平仄》中，周先生認為，四聲是實際語言的反映，具有真實的調類和調值之價值。他認為，唐初及其較前，平仄關係可能是長短關係，平聲字較長，仄聲字較短，其中可能有音高的不同，但是長短是主要的成分。

### (四) 音節

周先生沒有為中古音製作系統的音節表，但是《玄應反切字表》具有音節表的性質，從《漢字古今音彙》（1979）中每個漢字的讀音標註中也可以歸納出周先生關於中古音的音節字表來。

## 四

李方桂先生曾經評價周先生的學術研究成績時說：「周法高是位十分優秀的漢語語文學家。他研讀了大量漢語文獻、古文獻，對中國音韻學的《切韻》系統十分熟悉。另一方面，他不是特別——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他對語言學理論不是十分熟悉。有時他有一些相當奇特的想法，他構擬了好幾個，大概是四五個像〔u, a, e, i〕之類的介音；所有這些介音都是放在元音前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所以我認為他的某些觀點不被人們接受，自然是因為他的理論知識，語言學理論方面相當薄弱。但是，他的漢語文獻和《切韻》系統方面的知識基礎是相當不錯的——他接受的是古漢語方面的訓練，因而他能在這個領域能做大量的研究工作。」<sup>③</sup>

我們認為，李先生的這段評價主要是針對周先生上古音體系說的。上古音體系本來就存在音類辨識與音值構擬上的巨大認識分歧，這樣評價周先生的上古音體系雖不無道理，但顯非公允。周先生的中古音系統是建立在漢語文獻基礎之上的，並非靠演繹推演得來的。我們從周先生的中古音體系裏，可以清楚的看出，周先生對音位學有很深的研究。至於一個系統的影響力和採用的程度，要受很多因素影響，不能作為評判一個體系成敗的標準。

---

③ 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7頁。

周先生一直在修改自己的中古音體系，這說明周先生是不斷追求學術真諦的。周先生自己說：「研究学术要有眼光，廣泛地參考文獻，才能得到近乎正确的结论。以讀史來說，就要各方面注意，不能只鑽牛角尖，無關論題的都不看。但是廣泛的涉獵，要能構成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要有目的，有專精，大學者的條件就是高而博，高是超越他人的專精，博就是深厚的基礎。」<sup>④</sup>我想，這才是周先生的中古音研究傳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 參考文獻

1. 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
2. 何大安，〈周法高先生行誼、貢獻〉，《聲韻論叢》第6集，學生書局，1997年。
3. 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
4. 羅常培，〈釋內外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2分，1933年。
5. 周法高，〈從玄應音義考察唐初的語音〉，《學原》第3期，1948年。
6. 周法高，〈廣韻重紐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
7. 周法高，〈說平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
8. 周法高，〈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
9. 周法高，〈梵文 t, d 的對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48年。
10. 周法高，〈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1948年。
11. 周法高，〈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

---

<sup>④</sup> 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200頁。

12. 周法高，〈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3 本，1952 年。
13. 周法高，〈論中古漢語的音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5 本，1954 年。
14. 周法高，〈論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第 1 卷，1968 年。
15. 周法高，〈玄應反切字表〉，香港崇基書院，1968 年。
16. 周法高，〈漢字古今音彙〉，香港中文大學，1979 年。
17. 周法高，〈玄應反切再論〉，《大陸雜誌》第 5 期，1984 年。
18. 周法高，〈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中央研究院第二屆漢學國際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1989 年。
19. 余迺永，〈再論《切韻》音 —— 釋內外轉新說〉，《語言研究》第 2 期，1993 年。
20. 余迺永，〈釋重紐〉，《語言研究》第 2 期，1995 年。
21. 張慧美，〈周法高先生音韻學研究之成果〉，《緬懷與繼承 —— 東海中文系五十年學術傳研討會論文集》，文津出版社，2007 年。
22. 張玉來，〈再釋內外轉並論及早期韻圖的性質〉，《語言研究》第 2 期，2005 年。
23. 盛 炎，〈周法高先生傳略〉，《晉陽學刊》第 6 期，1988 年。
24. 周世箴，〈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與人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 新學術之路》，1998 年。



# A Brief View/Discussion on the Middle Chinese Sounds System of Mr. Chou Fa-Kao

Zhang, Yu-lai\*

## 【Abstract】

Mr. Chou Fa-Kao (1915~1994), a famous linguist, devoted his life to Chinese linguistic research, who ha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n graphology, phonology, classical Chinese semantics, grammar, and annotations of ancient books. We can structure Mr. Chou's middle Chinese sounds system based on the following academic papers: “Textual Research on Xuanyin's Fanqie” , “Research on Redundant Syllables in Rhyme Tables of Guangyun” , “Pronunciation and Evolution of Yu and Yu (魚虞) in Qieyun” ,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ds t and d” , “Research on the Third Division Bilabials' First Characters in the Fanqie” , “Research on the Third Division of Ancient Chinese Sounds and Its Spelling” , “The Discussion of the Even and Uneven Tonal Categories” , “Research on the Phoneme of Medieval Chinese” ,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Qieyun” ,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Fanqie System of Xuanying” , “Re-discussion on the Fanqie System of Xuanying” , “Research on Redundant Syllables in Rhyme Tables' Fanqie from the Sui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so on. This sound system w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ystems of the last century.

**Key words:** Chou Fa-Kao, Middle Chinese sounds, systems, Chongniu

---

\*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